



全家升5G
智享“全千兆”



责编:陈妹好
电子邮箱:czrbxjzk@126.com

副刊

6

藤花旧馆忆东坡

○张道锋



藤花旧馆内苏东坡像

1101年夏历七月二十八日,苏东坡在常州病逝;2021年的夏历七月二十八日(9月4日),是苏东坡逝世920周年忌日。

想起两年前,我们滁州地情人文研究会一行前往常州考察名城保护事宜。顶着烈日骄阳,驱车数百公里,只为与古城常州相遇。印象中的常州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水乡,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独领风骚的一流人物。季札、萧统、唐顺之、段玉裁、周有光,他们都曾是中华大地上最闪亮的明星。时过境迁,斗转星移,他们的名字仍然镌刻在中华文明的丰碑上,难以想象,是怎样的好水好山才能孕育出如许杰出的俊彦。因为时间紧迫,我们参观了青果巷名人故居、淹城遗址以及武进博物馆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,可以说大受教益。不过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东坡终老之地——藤花旧馆。

藤花旧馆原是孙氏故居,后来被改造成苏东坡纪念馆。东坡一生命运多舛,是真正的“东西南北客”。他走过许多路,见过许多人,品过许多酒,写过许多诗。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,常州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,据说东坡曾十四次亲往常州,与常州的缘分确实深厚!在人生的最后阶段,东坡停留在了常州,再也不走了,也走不动了。东坡的历史终结于此,常州的天空也多了一颗巨星。

十余年来,我经常南下江浙,却始终没有往常州一游,尤其是没能瞻仰东坡故地,颇引为憾事。东坡是所有失意者的精神寄托,是我少年时代懵懂彷徨的美好回忆。我的生长之地徐州,东坡曾经在那里指挥抗洪,也曾站在放鹤亭上高唱“鹤飞去兮西山之缺,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。”回到祖籍地滁州后,琅琊山上的《醉翁亭记》石刻又时常牵动着我的心绪。更有趣的是,我居住的小区门口就是一条“东坡路”,我越发感觉东坡与我精神交通。

藤花旧馆的布局颇为雅致幽静,紫藤花廊遍布庭院。憩心园中有一处洗砚池,与东坡井左右呼应,南边有一面墙,因有绝诗、绝言、绝笔,故谓之“东坡三绝”。东厢房前及后院有一排排青竹,印证了东坡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高洁品格。憩心园后是春春堂,堂内三尊雕像栩栩如生。东坡手握经卷端坐,维琳长老合十左立,好友钱世雄持茶壶右立,静而能动,动亦如静,令人遐思。维琳长老和钱世雄是东坡晚年来往密切的好友,东坡病重期间,二人时往探视,与其谈玄论道。看到老友来聚,东坡精神为之一振,并口占一诗曰:

我昔尝为径山客,至今诗笔余山色。师住此山三十年,妙语应须得山骨。

溪城六月水云蒸,飞蚊猛捷如花鹰。羹师方丈冰雪冷,兰膏不动长明灯。

山中故人知我至,争来问讯今何似。为言百事不如人,两眼犹能书细字。

东坡曾经是这里的寓居之客,固然不能与维琳长老住三十年相比。然而再次归来,山中的故人争着询问近况,又何尝算不得是久居的常州人呢?尽管一生潦倒,无所成就,可是两眼并不昏花,仍然能阅读细小的文字,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大幸啊!东坡对于人生意义的超越到了晚年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:

与君皆丙子,各已三万日。一日一千偈,电往那容活。大患缘有身,无身则无疾。平生笑罗什,神咒真浪出。

东坡与维琳长老皆为丙子年(1036)生人,三万日暗含着一生即将过去。人生的烦恼原是来自于过分执着于身体的真相,这与老子的“在我有身”一脉相承的。不仅如此,东坡到了晚年的常州,似乎特别着力于此。比如《送沈遄》诗云:“嗟我与君皆丙子”,《赠长芦长老》诗云:“与公同丙子,三万六千日”。东坡曾与韩愈相比,谓“退之以磨蝎为身骨,而仆以磨蝎为命。”按照四柱命理学的原理,东坡当生于卯时,丙子年之卯时生人,因子卯相刑,故而晚年偃蹇多难。东坡以此来自述自己的人生,可谓知天命矣,也反映东坡完全置己身于天命之中的超越。

纪念馆门口有一尊东坡坐像,取名“毗陵我里”,这是东坡晚年对常州深深的认同感。但是以东坡之超然,绝不会以一地相许。东坡在徐州时曾言“使君原是此中人”,在岭南时曾道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到了海南岛又说“九死南荒吾不恨”。很显然,东坡是以无限宏达的胸襟包容着祖国的山川。东坡不是非此即彼的俗人,他对于宇宙人生的态度应当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这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态度,更是一种精神,东坡式的精神,这才是真正的东坡。

正欲离开,有幸结识了东坡后裔苏东先生。苏先生惠赠苏氏宗谱,令我感激莫名。我望着庭院中的繁华,厅堂中的东坡塑像,心中升起无限的感慨。看着想着,出了神,竟失了方向。返滁后,我端坐在书桌前,缓缓打开东坡诗集,里面的山川宇宙、江河湖海仿佛都有了生命,各种命运的人物在东坡的笔下又仿佛重新焕发了生机,随着我的心脏跃动。我想到了东坡的名句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是飞鸿踏雪泥”。藤花旧馆是我到过的地方,又何尝不是飞鸿踏雪呢?

环滁皆山的千年聚讼

○胡中友



醉翁亭

滁州西南琅琊山中的醉翁亭紧靠峻峭的山壁,飞檐凌空挑出。与北京陶然亭、长沙爱晚亭、杭州湖心亭并称为“中国四大名亭”。醉翁亭是宋仁宗庆历五年(1045年),欧阳修贬谪滁州,山僧智仙为他所建。欧阳修亲为命名,并撰写了《醉翁亭记》,成为千古名篇。《醉翁亭记》以“环滁皆山也”五个字开篇,简洁有力,为历代文章家所盛赞。

然而,对滁州四周是否皆山,欧阳修死后不久,质疑之声连绵迭起,直至当代。《朱子语类》第一三九卷曰:“欧文文多是修改到妙处。顷有人买得他《醉翁亭记》原稿,初说‘滁州四面有山’,凡数十字,末后改定,只曰‘环滁皆山也’五字而已。”这里虽是赞赏欧阳修善于修改文章,但也反映宋人对欧文“环滁皆山”至少存在两个疑问:环滁皆山吗?环滁有哪些山?朱熹在欧阳修逝世后58年出生,是今天能见到“环滁皆山”聚讼最早的一桩。

明朝郎瑛和清朝何绍基都著文说环滁只西南一面有山。

钱钟书《管锥编》引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三:“孟子曰‘牛山之木尝美矣’,欧阳子曰‘环滁皆山也’。余亲至二地,牛山乃一冈石小山,全无土木,恐当时亦难以养木;滁州四望无际,只西有琅琊。不知孟子、欧阳何以云然?”又引何绍基《东洲草堂诗钞》卷十八《王少鹤、白兰岩招集慈仁寺拜欧阳文忠公生日》第六首:“野鸟溪云共往还,《醉翁》一操落人间。如何陵谷多迁变,今日环滁竟少山。”

郎瑛与何绍基是明清两朝的著名学人。郎瑛为考证牛山之木和环滁是否皆山,不惜远途劳顿,亲到两地查看,结果看到的牛山乃一冈石小山,全无土木,恐在孟子时亦难以养木;而滁州四面并不皆山。何绍基在肯定环滁并不皆山的前提下,疑窦丛生:是欧阳修观察失误,还是岁月沧桑,陵谷多变,使宋时之山夷为平地?

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是纪实散文,交相使用“目验”和“兴到”两种手法:用“目验”来写实,用“兴到”来抒情,缺一不可。但所写滁州山川的基本事实必须真实,不可向壁虚构。历代对环滁是否皆山的争议,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:一是滁州仅西南有山,其余三面为平地,环滁皆山之说不妥;二是虽然滁州之山不能环滁,但作为诗文创作可以虚构。千年以来,环滁皆山的争议一直未停。20世纪80年代,又爆发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聚讼。

1984年6月《中国青年报》上,刊登了王俊坤《环滁皆山小议》,就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首句“环滁皆山”发表议论。认为环滁并非皆山,欧阳修有观察失真、概括失当之谬。当时的媒体数量还较少,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行500万份,是闻名全国的大报。编者在第一版把它列入“今日本报要目”,此事一时掀起不小的热议。

因《醉翁亭记》为妇孺皆知的千古名篇,“环滁皆山也”是开篇名句,王文引起热烈反响。就当时环滁地理现状来看,滁州城唯有西南琅琊山,其他几面确实多是平地 and 起伏不到10米的岗丘。王文所言似无不道理,赞同附和者占压倒多数。不赞同者虽有,但为数居少。王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、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流先生的注意。江流先生著文引经据典,对王文进行了驳斥。

江文从《朱子语类》记载《醉翁亭记》原稿和修改稿谈起,原稿写滁州四面有哪些山,凡数十字,末后改定为“环滁皆山也”五字而已。“可惜,后来连欧阳修原稿中概括叙述的‘凡数十字’都已见不到,难怪引起纷纭聚讼。江流先生特别强调,博学多才的欧阳修,治学态度十分严谨。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,单就其地知识来说,从书本知识到感性知识,他都颇为渊博。他早年参加进士考试一举成名,考试题就是《司空掌舆地之图赋》,曾被主考官晏殊称赞说:“今一场举子,唯他一个人识题!”他当滁州太守后,也并非仅是常到“西南诸峰”之间去流连,实际上是经常深入民间。江文还引述一个典故:滁州城东五里处有一溪溪,他就曾多次前去观察那里的石头,甚至引起群众的怀疑。他曾在诗中记述此事说:“溪边老翁生远见,凝我来视何殷勤。”欧阳修如此认真的“目验”“观测,怎么能够连城南、城东和东北方向皆不见山也不顾,凭空造出“环滁皆山”这一名句来呢?滁州属丘陵地带,所谓“山”实际是岗丘。滁州周围现有数十座山,没有一座超过海拔四百米的。此外,沧桑岁月磨平山峰,改观舆地,降低海拔,也是千年历史沿革的常态之一。

欧公的《醉翁亭记》既是目验的实录文字,也是兴到的情景交融散文。“环滁皆山”就是欧公对滁州城四周地形认真目验后的概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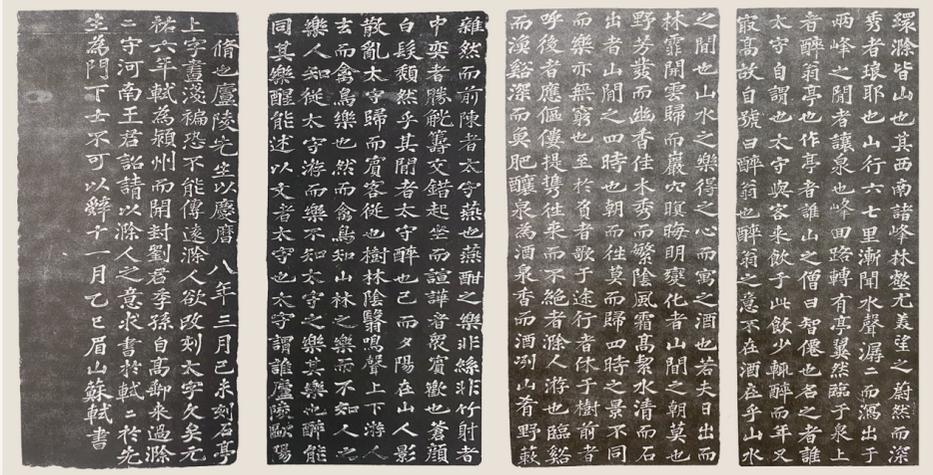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否定“环滁皆山”论者,很多不了解古人对山的概念理解与今不同。根据今天地理学的解释,其海拔要高于500米,或者从山脚到山顶的高度要超过600米才能称为山。可无论用500米还是600米的标准,滁州竟没有一座山了。因滁州最高山的北将

军峰顶,才海拔399.4米,著名的琅琊山最高峰小丰山才海拔317米。按此标准,“环滁皆山也”当改为“环滁无山也”。如此,那么西南的琅琊山也化为乌有。这也不符合否定“环滁皆山”论者的初衷,他们毕竟还承认滁州只有西南一面有琅琊山。

其次,否定“环滁皆山”者,往往只是简单的“目验”,而对于滁州深厚的舆地沿革文明史缺乏了解。如明代郎瑛,为辩证“环滁皆山”,不惜从家乡杭州来滁实地考察,做学问的精神令人敬佩。但仅从地形上观察仍不得要领。在历史地理中,所记的名山并不只看高度。古代但凡从平地突出高耸的土石,很多被称之为“山”。江流先生列出了环滁有70座山,在文尾加了一个附录,所列环滁四周70座山名。

翻查清康熙《滁志》,记载位于其时滁州(相当于今琅琊、南谯两区)周围的山有80座,位于古代滁州所辖的全椒县有43座、来安县有47座。这些山虽大多高度达不到今天称山的标准,但并不妨碍其为山。其中不乏有正史和方志记载。如滁城西南的琅琊山、州西的曲亭山、西北的清流关山、城北的永阳岭、西北的皇道山、东南的杨风堆、城南的蒋山、龙蟠山。龙蟠山为东西走向,在新世纪滁城扩建时已成为市区。滁城建设防洪工程,从龙蟠山西沿山向东开凿了5公里长的人工河道,以分流琅琊山山洪。人工河道已经建成龙蟠河公园。所述滁城四面这些近山,只有琅琊山、清流关海拔高300米左右,其余仅高几十米。

滁州四周环绕如此众多的山,足以证实欧阳修观测无误,“环滁皆山也”是欧阳修认真目验后,将审美经验反复推敲而成的琅琊绝唱。



欧文苏字《醉翁亭记》碑刻



西涧周利微信公众号
欢迎扫码关注